



七侠五义

(清) 石玉昆 述
(清) 俞樾 改编



浙江古籍出版社



七侠五义

(清) 石玉昆 述
(清) 俞樾 改编



浙江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七侠五义/(清)石玉昆述;(清)俞樾改编.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6. 2

(古典文库)

ISBN 978-7-5540-0800-3

I. ①七… II. ①石… ②俞… III. ①章回小说—中
国—清代 IV. ①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42762号

七侠五义

(清)石玉昆 述 (清)俞樾 改编

出版发行 浙江古籍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347号 电话:0571-85176986)

网 址 www.zjguji.com

责任编辑 徐晓玲

责任校对 余 宏

装帧设计 刘 欣

责任印务 楼浩凯

照 排 杭州立飞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新华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6.75

字 数 565千字

版 次 2016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40-0800-3

定 价 2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本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

目 录

第 一 回	据正史翻《龙图公案》	借包公领侠义全书	001
第 二 回	奎星兆梦忠良降生	雷部宣威狐狸避难	004
第 三 回	金龙寺英雄初救难	隐逸村狐狸三报恩	010
第 四 回	除妖魅包文正联姻	受皇恩定远县赴任	016
第 五 回	墨斗剖明皮熊犯案	乌盆诉苦别古鸣冤	022
第 六 回	罢官职逢义士高僧	应龙图审冤魂怨鬼	030
第 七 回	得古今盆完婚淑女	收公孙策密访奸人	035
第 八 回	救义仆除凶铁仙观	访疑案得线七里村	039
第 九 回	断奇冤奏参封学士	造御刑查赈赴陈州	044
第 十 回	买猪首书生遭横祸	扮化子勇士获贼人	049
第十一回	审叶阡儿包公断案	遇杨婆子侠客挥金	054
第十二回	展义士巧换藏春酒	庞奸侯设计软红堂	059
第十三回	安平镇五鼠单行义	苗家集双侠对分金	062
第十四回	小包兴偷试游仙枕	勇熊飞助擒安乐侯	066
第十五回	斩庞昱初试龙头铡	遇国母晚宿天齐庙	069
第十六回	学士怀忠假言认母	夫人尽孝祈露医睛	074
第十七回	开封府总管参包相	南清宫太后认狄妃	078
第十八回	奏沉疴仁宗认国母	宣密诏良相审郭槐	083
第十九回	巧取供单郭槐受戮	明颁诏旨李后还宫	087
第二十回	受魔魔忠良遭大难	杀妖道豪杰立奇功	092
第二十一回	掷人头南侠惊佞党	除邪祟学士审虔婆	096
第二十二回	金銮殿包相参太师	耀武楼南侠封护卫	100
第二十三回	洪义赠金夫妻遭变	白雄打虎甥舅相逢	104
第二十四回	受乱棍范状元疯癫	贪多杯屈胡子丧命	108
第二十五回	白氏还魂阴错阳差	屈申附体醉死梦生	113
第二十六回	聆音察理贤愚立判	鉴貌辨色男女不分	117
第二十七回	仙枕示梦古镜还魂	仲禹抡元熊飞祭祖	122

第二十八回	许约期湖亭欣慨助	探底细酒肆巧相逢	126
第二十九回	丁兆蕙茶铺偷郑新	展熊飞湖亭会周老	130
第三十回	济弱扶倾资助周老	交友投分邀请南侠	134
第三十一回	展熊飞比剑定良姻	钻天鼠夺鱼甘赔罪	138
第三十二回	夜救老仆颜生赴考	晚逢寒士金客扬言	142
第三十三回	真名士初交白玉堂	美英雄三试颜春敏	147
第三十四回	定兰谱颜生识英雄	看鱼书柳老嫌寒士	151
第三十五回	柳老赖婚狼心难测	冯生联句狗屁不通	156
第三十六回	园内赠金丫鬟丧命	厅前盗尸恶仆忘恩	160
第三十七回	小姐还魂牛儿遭报	幼童侍主侠士挥金	164
第三十八回	替主鸣冤拦舆告状	因朋涉险寄柬留刀	168
第三十九回	铡斩君衡书生开罪	石惊赵虎侠客争锋	172
第四十回	思寻盟弟遣使三雄	欲盗赃金纠合五义	177
第四十一回	忠烈题诗郭安丧命	开封奉旨赵虎乔妆	181
第四十二回	以假为真误拿要犯	将差就错巧讯赃金	184
第四十三回	翡翠瓶污羊脂玉秽	太师口臭美妾身亡	188
第四十四回	花神庙英雄救难女	开封府众义露真名	193
第四十五回	义释卢方史丹抵命	误伤马汉徐庆遭擒	198
第四十六回	设谋诬药气走韩彰	遣兴济贫忻逢赵庆	202
第四十七回	错递呈权奸施毒计	巧结案公子辨奇冤	206
第四十八回	访奸人假公子正法	贬佞党真义士面君	210
第四十九回	金殿试艺三鼠封官	佛门递呈双鸟告状	215
第五十回	彻地鼠恩救二公差	白玉堂智偷三件宝	218
第五十一回	寻猛虎双雄陷深坑	获凶徒三贼归平县	223
第五十二回	感恩情许婚方老丈	投书信多亏宁婆娘	229
第五十三回	蒋义士二上翠云峰	展南侠初到陷空岛	233
第五十四回	通天窟南侠逢郭老	芦花荡北岸获胡奇	238
第五十五回	透消息遭困螺蛳轩	设机谋夜投蚯蚓岭	242
第五十六回	救妹夫巧离通天窟	获三宝惊走白玉堂	247
第五十七回	独龙桥盟兄擒义弟	开封府包相保贤豪	252
第五十八回	锦毛鼠龙楼封护卫	邓九如饭店遇恩星	258

第五十九回	倪生偿银包兴进县	金令赠马九如来京	262
第六十回	紫髯伯有意除马刚	丁兆兰无心遇莽汉	267
第六十一回	大夫居饮酒逢土棍	卞家瞳偷银惊恶徒	271
第六十二回	遇拐带松林救巧姐	寻奸淫铁岭战花冲	275
第六十三回	救莽汉暗刺吴道成	寻盟兄巧逢桑花镇	279
第六十四回	论前情感化彻地鼠	观古迹游赏诛龙桥	283
第六十五回	北侠探奇毫无情趣	花蝶隐迹别有心机	287
第六十六回	盗珠灯花蝶遭擒获	救恶贼张华窃负逃	291
第六十七回	紫髯伯庭前敌邓车	蒋泽长桥下擒花蝶	295
第六十八回	花蝶正法展昭完姻	双侠饯行静修测字	299
第六十九回	杜雍课读侍妾调奸	秦昌赔罪丫鬟丧命	303
第七十回	秦员外无辞甘认罪	金琴堂有计立明冤	306
第七十一回	杨芳怀忠彼此见礼	继祖尽孝母子相逢	311
第七十二回	认明师学艺招贤馆	查恶棍私访霸王庄	316
第七十三回	恶姚成识破旧伙计	美绛贞私放新黄堂	320
第七十四回	淫方貂误救朱烈女	贪贺豹狭逢紫髯伯	325
第七十五回	倪太守途中重遇难	黑妖狐牢内暗杀奸	330
第七十六回	割帐绦北侠擒恶霸	对莲瓣太守定良缘	334
第七十七回	倪太守解任赴京师	白护卫乔妆逢侠客	339
第七十八回	紫髯伯艺高服五鼠	白玉堂气短拜双侠	343
第七十九回	智公子定计盗珠冠	裴老仆改妆扮难叟	348
第八十回	假作工御河挖泥土	认方向高树捉猴猕	352
第八十一回	盗御冠交托丁兆蕙	拦相轿出首马朝贤	357
第八十二回	试御刑小侠经初审	遵钦命内宦会五堂	361
第八十三回	矢口不移心灵性巧	真赃实犯理短情屈	365
第八十四回	复原职倪继祖成亲	观水灾白玉堂捉怪	369
第八十五回	公孙策探水遇毛生	蒋泽长沿湖逢邬寇	374
第八十六回	按图治水父子加封	好酒贪杯叔侄会面	379
第八十七回	为知己三雄访沙龙	因救人四义撇艾虎	383
第八十八回	抢鱼夺酒少弟拜兄	谈文论诗老翁择婿	387
第八十九回	憨锦笺暗藏白玉钗	痴佳蕙遗失紫金坠	391

第九十回	避严亲牡丹投何令	充小姐佳蕙拜邵公	395
第九十一回	死里生千金认张立	苦中乐小侠服史云	400
第九十二回	小侠挥金贪杯大醉	老葛抢雉惹祸着伤	404
第九十三回	辞绿鸭渔猎同合伙	归卧虎姊妹共谈心	408
第九十四回	赤子居心寻师觅父	小人得志断义绝情	412
第九十五回	暗昧人偏遭暗昧害	豪侠客每动豪侠心	417
第九十六回	连升店差役拿书生	翠芳塘县官验醉鬼	421
第九十七回	长沙府施俊纳丫鬟	黑狼山金辉逢盗寇	426
第九十八回	沙龙遭困母女重逢	智化运筹弟兄奋勇	430
第九十九回	见牡丹金辉深后悔	提艾虎焦赤践前言	434
第一百回	探形踪王府遣刺客	赶道路酒楼问书童	439
第一百一回	两个千金真假已辨	一双刺客妍媸自分	443
第一百二回	锦毛鼠初探冲霄楼	黑妖狐重到铜网阵	447
第一百三回	巡按府气走白玉堂	逆水泉搜求黄金印	451
第一百四回	救村妇刘立保泄机	遇豪杰陈起望探信	456
第一百五回	三探冲霄玉堂遭害	一封印信赵爵担惊	460
第一百六回	公孙先生假扮按院	神手大圣暗中机谋	464
第一百七回	愣徐庆拜求展熊飞	病蒋平指引陈起望	468
第一百八回	图财害命旅店营生	相女配夫闺阁本分	472
第一百九回	骗豪杰贪婪一万两	作媒妁认识二千金	476
第一百十回	陷御猫削城入水面	救三鼠盗骨上峰头	480
第一百十一回	定日盗簪逢场作戏	先期祝寿改扮乔妆	485
第一百十二回	招贤纳士准其投诚	合意同心何妨结拜	489
第一百十三回	钟太保贻书招贤士	蒋泽长冒雨访宾朋	493
第一百十四回	忍饥挨饿进庙杀僧	少水无茶开门揖盗	497
第一百十五回	随意戏耍智服柳青	有心提防交结姜铠	501
第一百十六回	计出万全极其容易	算失一着甚是为难	506
第一百十七回	智公子负伤追儿女	武伯南逃难遇豺狼	510
第一百十八回	除奸淫错投大木场	救急困赶奔神树岗	514
第一百十九回	神树岗小侠救幼子	陈起望众义服英雄	518
第一百二十回	安定军山同归大道	功成湖北别有收缘	522

第一回 据正史翻《龙图公案》 借包公领侠义全书

累朝事迹总如新，唐宋元明阅历身。

青史古人多故友，传中事实半非真。

这首诗，乃曲园先生《小蓬莱谣》二百首中之一首。托言有一得道不死之士，阅历唐、宋、元、明四朝，当时名公巨卿，一半是他的朋友。及至沧桑变换，史策流传，看他传中所载事实，与当日所见所闻往往参差不合。照此看来，一部二十四史，竟无一部可信之史。又况稗官小说，委巷传闻，从古以来，尧幽囚，舜野死，太甲杀伊尹，黎山女为天子，诸如此类，三代以前已是不少。《汉书·艺文志》所载，臣寿《周纪》七篇，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其中怪怪奇奇何所不有？惜其书不传耳。至于后世，梨园子弟扮演登场，商女盲词沿街弹唱，海市蜃楼不可究诘。汉朝一个蔡伯喈，被人凭空捏造出牛相府招亲、赵五娘寻夫种种奇文，至今倒弄得妇竖皆知。陆放翁诗云：“身后是非谁管得，沿村听唱蔡中郎。”正谓此也。

到了宋朝，又有个包龙图，至今日也是妇竖知名，有《龙图公案》一书，衍说其事。说得包公昼治阳间，夜治阴间，竟是一个活阎罗。谨按《宋史》第三百十六卷，有《包公本传》。包公名拯字希仁，庐州合肥人，始举进士，除大理评事，出知建昌县。以父母老，辞不就。亲亡，庐墓终丧。久之，赴调，知天长县，徙知端州，迁殿中丞，拜监察御史，历三司户部判官。出为京东转运使，徙陕西，又徙湖北，入为三司户部副使，除天章阁待制，知谏院。除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徙知瀛洲。以丧子乞便郡，知扬州，徙庐州，又知池州，徙江宁府，召权知开封府，迁右司郎中，又迁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以枢密直学士权三司使，拜枢密副使，迁礼部侍郎。以疾卒，年六十四。包公一生，宦迹如此。因曾除天章阁待制，故在当时称之曰“包待制”；以曾除龙图阁直学士，故后世称之曰“包龙图”。以曾权知开封府，故至今开封府中犹相传有包公遗迹，其中包公扬历，中外不止一处。其权知开封府，亦不甚久。后世说他在开封府任内，有多少奇异之事。至于他始而知天长县，终而知江宁府，全不说起，倒像他终身只做开封府尹者，由不考《本传》之故。

《本传》称，包公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京师为之语曰：“关节不到，

有阎罗包老。”此言其正色立朝，非谓其装神装鬼也。后世以包公为活阎罗，即以此讹传。《传》又称：包公恶苛刻，务敦厚，虽甚嫉恶，而未尝不推以忠恕。则知包公居官，并非专尚严明。惟知天长县时，有人来告：家中所蓄之牛，被人割去舌头。包公道：“既割去舌头，牛不能活。汝竟杀牛而卖其肉，亦可得钱。”其人遵命而去。未几，又有人来告：某人私宰耕牛。包公道：“你为甚么割他的牛舌，如今又来告他杀牛？”这人被包公一口道破，惊惶无措，叩头服罪。此事见于正史《本传》。即此一事，可见包公之善于断狱。《龙图公案》一书，即从此敷衍出来。

至元人百种曲中，有包公断立太妃一事。此事子虚乌有，而亦非无因。考之《宋史》：李宸妃杭州人，初入宫，为章献太后侍儿。真宗以为司寝，遂生仁宗，章献太后以为己子。及仁宗即位，宸妃默然退处先朝嫔妃之中，仁宗竟不知为宸妃之子。直至章献太后崩，燕王始为仁宗言之。其时宸妃已薨逝多年，仁宗号恸，追尊为皇太后。李宸妃事只是如此，何尝有狸猫换太子之事！但以宸妃生前为章献所压，当时本有死于非命之疑，故后人从而造此一重公案。据宋人王铨所作《默记》载包公一事，正与相反。那《默记》中称：当时有王氏女，到官自言曾经得幸于神宗皇帝，生下一子，名曰冷青。有旧日宫中绣抱肚一个可以为证。包公细审，全然诬罔，因将他母子二人论死。此事与李宸妃不相干，与元曲中断立太妃事正相反。

后人诗叹曰：

史策流传已不真，稗官小说更翻新。

柳麻子与季麻子，嚼烂古今多少人。

列公，为何今日将包公事实表白一番？只因这部侠义传，本名《龙图公案》，正以包公为书中之主，而叙包公事，又以审狸猫换子一事为最大一案。

据说宋真宗皇帝宫中有刘、李二妃，同时怀孕。适逢中秋佳节，天子与二妃在御园赏月。饮到半酣，天子十分高兴，因说：“汝二人皆有孕，朕心喜悦。偏偏昨日司天监奏天狗星犯御座，于储君不利。朕今赐汝二人玉玺龙袱各一个，镇压天狗。再有金丸一对，内藏九曲明珠一颗，系无价之宝，如今赐汝二人每人一枚。”说着，将金丸解下，命太监陈林拿到尚宝监携刻刘、李二妃宫名。不多时，陈林到御前复命，呈上金丸。天子看时，一个刻着“玉宸宫李妃”，一个刻着“金华宫刘妃”，甚是精巧，即赏与二妃。二妃跪领叩头谢恩。天子又笑道：“二妃中有生太子者，即立为皇后。”天子酒后一言，那知刘妃

就生了不良之心。回宫与总管都堂郭槐暗暗设计，要谋死李妃。旁边有一宫人名唤寇珠，虽是刘妃名下宫人，却为人正直，素怀忠义。知道此事，好生不乐，从此各处留神窥探。一日，真宗在玉宸宫与李妃闲话，想起明日乃南清宫八千岁生辰，便命首领陈林往御园办理果品，与八千岁祝寿。陈林去后，李妃一时腹痛难禁。天子知要分娩，即起驾出宫，急召刘妃前来照料。刘妃一面遵旨前来，一面分付郭槐与守宫婆尤氏照先前所定计策行事。郭槐与尤氏捧着一个大盒到玉宸宫来，众人只道盒中是产中应备食物，那知正是他们所定奸计，盒中是只剥皮的死狸猫。及至李妃临盆分娩，刘妃、郭槐、尤氏趁忙乱中将狸猫换去太子，把太子用龙袱包好，装入藤篮，命寇珠抛弃在金水桥下。寇珠到水边，好生不忍，拚与太子同死河中。却好那陈林奉旨到御园办理果品，手捧金丝砌就龙盒，迎面走来。寇珠喜道：“此人来了，太子有救矣！”乃将此事告知。二人商量，仍将太子用龙袱包裹，装入盒内。陈林捧了，竟到八千岁府中，见了八千岁与狄娘娘，哭诉其事。八千岁与狄娘娘大惊，且将太子暂留南清宫抚养，再做道理。当时刘妃将李妃产生妖孽奏闻，有旨将李妃贬入冷宫。幸得冷宫总管秦凤为人极好，又有小太监余忠作事豪侠，往往为他人之事奋不顾身，更有奇异之处，他的面目与李妃有七八分相像。李妃在冷宫得他两人照应，暂且相安。及至刘妃十月满足，生下太子，即立为皇后。那知太子到六岁上一病身亡。真宗郁郁不乐，八千岁入宫劝慰。天子问：“弟有几子？”八千岁一一奏对，并言第三子亦年六岁，与太子同年。天子立刻召见。须知此子即是李妃所生之太子，父子相见，天心感动，自难分舍，便命留养在宫中。后来真宗宾天，此子嗣位，便是仁宗皇帝。这是后话。当日刘后见了此子，初时也不在意，后来转辗生疑，即召寇珠勘问。寇珠那肯说出真情，一任非刑拷打，触阶而死。刘后又想李妃尚在，总是祸根，便诬奏其在冷宫诅咒，奉旨赐死。秦凤得信，慌忙报与李妃。余忠便慨然道：“奴婢情愿代死。”当时不由李妃作主，移至下房。余忠即解发挽个髻儿，穿了李氏衣服，卧在床上。须臾圣旨到来，派孟彩娥验看，秦凤请至偏殿暂坐。须臾，报李妃已死。孟彩娥到床前约略一看，那辨真伪，便复旨去了。那余忠尸首照例埋葬，自不必说。李妃充作余忠，报了重病，立命移出。秦凤将他送至陈州家内去了。后来秦凤因与郭槐不对，亦为其所害而死。

这一段事便是“狸猫换太子”的缘由，姑妄言之，姑妄听之。惟八大王则实有其人，大王名元俨，太宗皇帝之子，真宗皇帝之弟。宋人王辟之所作《渑

池燕谈录》，称庆历中，皇叔燕王元俨薨，仁宗追悼尤深，特赠“天策上将军”。王性严毅，威望著于天下，士民识与不识，呼之以八大王。又沈淑所著《诸史》云，富郑公上《河北守御十二策》曰：燕王威望著于北边，燕蓟小儿每遇夜啼，其家必惊之曰：“八大王来也！”八大王威名如此，宜小说中每称道勿衰。然所谓狄娘娘者，又无可考。世传狄青见姑娘，与秦叔宝见姑娘同一荒唐。今侠义传中既无狄青事，则亦不必与辨矣。

此书本为“七侠五义”诸人写真，而以包公为七侠五义之主，立言颇为得体。今据正史，将包公一生宦迹表明，又照原书叙明狸猫换子缘由，以后便径接原书，不再删改，正是“小说原无青史笔，闲谈聊慰白头人”。未知包公如何出场，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奎星兆梦忠良降生 雷部宣威狐狸避难

话说江南庐州府合肥县包家村有一包员外，名怀，家资巨富，天性好善，人人称他为“包善人”，又称他“包百万”。院君周氏生有二子，长名包山，娶妻王氏；次名包海，娶妻李氏。包山生一子，尚未满月；包海未有子女。那包山忠厚老成，正直无私，王氏也是三从四德之人；包海尖酸刻薄，奸险阴毒，李氏却也心地不端。幸老员外治家有法，大爷夫妇百般逊让，因此一家尚为和睦。父子兄弟春种秋收，务农为业，虽非诗书门第，却是勤俭人家。不料这一年老院君周氏忽然又怀起孕来，包员外想自家已有子有孙，又生出小儿女，反增一累；再者，院君年近五旬，怎禁得临盆的痛苦、乳哺的勤劳？终日闷闷不乐。这日独坐书斋，正踌躇此事，不觉双目困倦，伏几而卧。朦胧之际，只见半空中祥云缭绕，瑞气氤氲，猛然红光一闪，面前落下个怪物来：头生双角，青面红发，巨口獠牙，左手拿一银锭，右手执一朱笔，跳舞竟奔落前来。员外大叫一声，醒来却是一梦，心中尚觉乱跳。正自出神，忽见丫鬟掀帘而入，报道：“员外大喜了！方才安人产生一位公子，奴婢特来禀知。”员外闻听，抽了一口凉气，只唬得惊疑不止；怔了多时，咳了一声道：“罢了，罢了。家门不幸，生此妖邪，真是冤家到了。”急忙立起身来，一步一咳，来到后院看视。幸安人无恙，略问了几句话，连小孩也不瞧，回身仍往书房来了。这里服侍安人的，包裹小孩的，殷实之家，自然俱是便当的，不必细表。

单说包海之妻李氏抽空儿回到自己房中，只见包海坐在那里发呆。李氏道：“好好儿的‘二一添作五’的家当，如今弄成‘三一三十一’了。你到底想个

主意呀。”包海答道：“我正为此事发愁。方才老当家的将我叫到书房，告诉我梦见一个青脸红发的怪物，从空中掉将下来，把老当家的唬醒了，谁知就生此子。我细细想来，必是咱们东地里西瓜成了精了。”李氏闻听，便撺掇道：“这还了得！若是留在家内，他必做耗。自古书上说‘妖精入门，家败人亡’的多着呢。如今何不趁早儿告诉老当家的，将他抛弃在荒郊野外，岂不省了担着心？就是家私也省了‘三一三十一’了。一举两得，你想好不好？”这妇人一套话，说得包海如梦初醒，连忙起身来到书房，一见员外，便从头至尾的把话说了一遍，但不提起家私一事。谁知员外正因此烦恼，一闻包海之言，恰合了念头，连声说好：“此事就交付于你，快快办去，将来你母亲若问时，就说落草不多时就死了。”包海领命，回身来至卧房，托言公子已死，急忙抱出，用茶叶簋子装好，携至锦屏山后，见一坑深草，便将簋子放下。刚要摆出小儿，只见草丛里有绿光一闪，原来是一只猛虎眼光射将出来。包海一见，只吓得魂不附体，连尿都吓出来了，连簋带小孩一同抛弃，抽身跑将回来，气喘吁吁，不顾回禀员外，跑到自己房中，倒在炕上，连声说道：“吓杀我也！吓杀我也！”李氏忙问道：“你这等见神见鬼的，不是妖精作了耗了？”包海定了定神，答道：“利害！利害！”一五一十说与李氏道：“你说可怕不可怕？只是那茶叶簋子没有拿回来。”李氏笑道：“你真是‘整簋洒油，满地捡芝麻’，大处不算小处算咧！一个簋能值几何？一分家私省了，岂不乐吗！”包海笑嘻嘻道：“果然是‘表壮不如里壮’，这事多亏贤妻你巧咧。这孩子这时候管保叫虎吧啵咧！”

谁知他二人在屋内说话，不防窗外有耳。恰遇贤人王氏从此经过，——听去，急忙回至屋中，细想此事好生残忍，又着急，又心疼，不觉落下泪来。正自悲泣，大爷包山从外边进来，见此光景，便问情由。王氏将此事一一说知。包山道：“原来有这等事！不要紧，锦屏山不过五六里地，待我前去看看，再做道理。”说罢，立刻出房去了。王氏自丈夫去后，担惊害怕，惟恐猛虎伤人，又恐找不着三弟，心中好生委决不下。

且言包山急急忙忙奔到锦屏山后，果见一片深草。四下找寻，只见茶叶簋子横躺在地，却无三弟。大爷着忙，连说不好，大约是被虎吃了。又往前走了几步，只见一片草俱各倒卧在地，足有一尺多厚，上爬着个黑漆漆、亮油油、赤条条的小儿。大爷一见，满心欢喜，急忙打开衣服，将小儿抱起，揣在怀内，转身竟奔家来，悄悄的归到自己屋内。王氏正在盼望之际，一见丈夫回来，将心放下，又见抱了三弟回来，喜不自胜，连忙将自己衣襟解开，

接过包公，以胸膛偎抱。谁知包公到了贤人怀内，天生的聪俊，将头乱拱，仿佛要乳食吃的一般；贤人即将乳头放在包公口内，慢慢的喂哺。包山在旁，便与贤人商议：“如今虽将三弟救回，但我房中忽然有了两个小孩，别人看见，岂不生疑？”贤人闻听道：“莫若将自己才满月的儿子，另寄别处，寻人抚养，妻身单单哺乳三弟，岂不两全呢？”包山闻听，大喜，便将自己孩儿偷偷抱出，寄于他处厮养。可巧就有本村的乡民张得禄，因妻子刚生一子，未满月已经死了，正在乳旺之时，如今得了包山之子，好生欢喜。这也是大爷夫妻一点至诚品格，故有此机会。可见人有善念，天必从之；人怀恶意，天必诛之。李氏陷害包公，将来也必有报应的。

且说由春而夏，自秋徂冬，光阴迅速，转瞬过了六个年头，包公已到七岁，总以兄嫂呼为父母，起名就叫黑子。最奇怪的是从小至七岁未尝哭过，也未尝笑过，每日里哭丧着小脸儿不言不语；就是人家逗他，他也不理。因此人人皆嫌，除了包山夫妻百般护持外，人皆没有爱他的。一日乃周氏安人生辰，不请外客，自家家宴。王氏贤人带领黑子与婆婆拜寿。行礼已毕，站立一旁。只见包黑跑到安人跟前，双膝跪倒，恭恭敬敬也磕了三个头，把个安人喜的眉开眼笑，将他抱在怀中，因说道：“曾记六年前产生一子，正在昏迷之时，不知怎么落草就死了；若是活着，也与他一般大了。”王氏闻听，见旁边无人，连忙跪倒，禀道：“求婆婆恕媳妇胆大之罪。此子便是婆婆所生。媳妇恐婆婆年迈，乳食不足，担不得哺乳操劳，故此将此子暗暗抱至自己屋内抚养，不敢明言。今因婆婆问及，不敢不以实情禀告。”贤人并不提起李氏夫妻陷害一节。周氏老安人连忙将贤人扶起，说道：“如此说来，吾儿多亏媳妇抚养，又免我劳心，真是天下第一贤德人了。但只一件，我那小孙孙现在何处？”王氏禀道：“现在别处厮养。”安人闻听，立刻叫将小孙孙领来。面貌虽然不同，身量却不甚分别。急将员外请至，大家言明此事。员外心中虽乐，然而想起从前情事，对不住安人，如今事已如此，也就无可奈何了。

从此包黑认过他的父母，改称包山夫妻仍为兄嫂。安人是年老惜子，百般珍爱，改名为三黑；又有包山夫妻照应，各处留神，纵容包海夫妻暗暗打算，也是不能凑手。

转眼之间，又过了二年，包公到了九岁之时，包海夫妇心心念念要害包公。这一日，包海在家，便在员外跟前下了谗言，说：“咱们庄户人总以勤俭为本，不宜游荡，将来闲的好吃懒做的，如何使得？现今三黑已九岁了，也不小了，

应该叫他跟着村庄牧童，或是咱家的老周的儿子长保儿学习牧放牛羊，一来学本事，二来也不吃闲饭。”一片话说得员外心活，便与安人说明，犹如三黑天天跟着闲逛的一般。安人应允，便嘱长工老周加意照料。老周又嘱咐长保儿：“天天出去牧放牛羊，好好儿哄着三官人顽耍。倘有不到之处，我是现打不赔的。”因此三公子每日同长保出去牧放牛羊，或在村外，或在河边，或在锦屏山畔，总不过离村五六里之遥，再也不肯远去。

一日，驱逐牛羊来至锦屏山鹅头峰下，见一片青草，将牛羊就在此处牧放。乡中牧童彼此顽耍，独有包公一人，或观山水，或在林木之下席地而坐，或在山环之中枕石而眠，却是无精打采，仿佛心有所思的一般。正在山环之中石上歇息，只见阴云四合，雷闪交加，知道必有大雨，急忙立起身来，跑至山窝古庙之中。才走至殿内，只听得忽喇喇霹雳一声，风雨骤至。包公在供桌前盘膝端坐，忽觉背后有人一搂，将腰抱住。包公回头看时，却是一个女子，羞容满面，其惊怕之态令人可怜。包公暗自想道：“不知谁家女子从此经过，遇此大雨，看他光景，想来是怕雷。慢说此柔弱女子，就是我三黑，闻此雷声，也觉胆寒。”因此索性将衣服展开，遮护女子。外边雷声愈急，不离顶门。约有两三刻的工夫，雨声渐小，雷始止声。

不多时，云散天晴，日已夕晖。回头看时，不见了那女子，心中纳闷。走出庙来，找着长保，驱赶牛羊。刚才到村头，只见服侍二嫂嫂的丫鬟秋香手托一碟油饼，说道：“这是二奶奶给三官人做点心吃的。”包公一见，便说道：“回去替我给嫂嫂道谢。”说着，拿起要吃，不觉手指一麻，将饼落在地下。才待要捡，从后来了一只癞犬，竟自衔饼去了。长保在旁，便说：“可惜一张油饼，却被他吃了。这是我家癞犬，等我去赶回来。”包公拦住道：“他既吃去，纵然拿回，也吃不得了。咱们且交代牛羊要紧。”说着，来到老周屋内。长保将牛羊赶入圈中，只听他在院内嚷道：“不好了！怎么癞狗七孔流血了？”老周闻听，同包公出得院来，只见犬倒在地，七窍流血。老周看了，诧异道：“此犬乃服毒而死的。不知他吃了甚么了？”长保在旁插言：“刚才二奶奶叫秋香送饼与三官人吃，失手落地，被咱们的癞狗吃了。”老周闻听，心下明白，请三官人来至屋内，暗暗的嘱咐：“以后二奶奶给的吃食，务要留神，不可堕入术中。”包公闻听，不但不信，反倒嗔怪他离间叔嫂不和，赌气别了老周回家，好生气闷。

过了几天，只见秋香来请，说二奶奶有要紧的事。包公只得随他来至二

嫂屋内。李氏一见，满面笑容，说秋香昨日到后园，忽听枯井内有人说话，因在井口往下一看，不想把金簪掉落井中，恐怕安人见怪；若叫别人打捞，井口又小，下不去，又恐声张出来，没奈何，故此叫他急请三官人来。问包公道：“三叔，因你身量又小，下井将金簪摸出，以免嫂嫂受责。不知三叔你肯下井去么？”包公道：“这不打紧！待我下去，给嫂嫂摸出来就是了。”于是李氏呼秋香拿绳子，同包公来到后园井边。包公将绳拴在腰间，手扶井口，叫李氏同秋香慢慢的放松。刚才系到多一半，只听上面说：“不好！揪不住了！”包公觉得绳子一松，身如败絮一般，扑通一声，竟自落在井底。且喜是枯井无水，却未摔着。心中方才明白，暗暗思道：“怪不得老周叫我留神，原来二嫂嫂果有害我之心。只是如今既落井中，别人又不知道，我却如何出得去呢？”

正在闷闷之际，只见前面忽有光明一闪。包公不知何物，暗忖道：“莫非果有金簪放光么？”向前用手一扑，并未扑着，光明又往前去。包公诧异，又往前赶，越扑越远，再也扑他不着。心中焦躁，满面汗流，连说：“怪事！怪事！井内如何有许多路径呢？”不免尽力追去，看是何物。因此扑赶有一里之遥，忽然光儿不动。包公急忙向前扑住，看时却是古镜一面。翻转细看，黑暗之处再也瞧不出来。只觉得冷气森森，透人心胆。正看之间，忽见前面明亮，忙将古镜揣起，爬将出来。看时乃是场院后墙以外地沟。心内自思道：“原来我们后园枯井竟与此道相通。不要管他。幸喜脱出了枯井之内，且自回家便了。”走到家中，好生气闷。自己坐着，无处发泄这口闷气，走到王氏贤人屋内，撅着嘴发怔。贤人问道：“老三，你从何处而来？为着何事，这等没好气？莫不有人欺负你了？”包公说：“我告诉嫂嫂，并无别人欺我。皆因秋香说二嫂嫂叫我，赶着去见，谁知他叫我摸簪。……”于是将赚入枯井之事，一一说了一回。王氏闻听，心中好生不平，又是难受，又无可奈何；只得解劝安慰，嘱咐以后要处处留神。包公连连称是。说话间，从怀中掏出古镜交与王氏，便说是从暗中得来的，嫂嫂好好收藏，不可失落。

包公去后，贤人独坐房中，心里暗想：“叔叔婶婶所做之事，深谋密略，莫说三弟孩提之人难以揣度，就是我夫妻二人，亦难测其阴谋。将来倘若弄出事端，如何是好！可笑他二人只为家私，却忘伦理。”正在嗟叹，只见大爷包山从外而入，贤人便将方才之话说了一遍。大爷闻听，连连摇首道：“岂有此理！这必是三弟淘气，误掉入枯井之中，自己恐怕受责，故此捏造出这一片谎言。不可听他。日后总叫他时时在这里就是了，可也免许多口舌。”大爷

口虽如此说，心中万分难受，暗自思道：“二弟从前做的事体我岂不知，只是我做哥哥的焉能认真，只好含糊罢了。此事若是明言，一来伤了手足的和气，二来添妯娌疑忌。”沉吟半晌，不觉长叹一声，便向王氏说：“我看三弟器宇不凡，行事奇异，将来必不可限量。我与二弟已然耽搁，自幼不曾读书，如今何不延师教训三弟？倘上天怜念，得个一官半职，一来改换门庭，二来省受那赃官污吏的闷气。你道好也不好！”贤人闻听，点头连连称是。又道：“公公之前，须善为说词方好。”大爷说：“无妨，我自自有道理。”

次日，大爷料理家务已毕，来见员外，便道：“孩儿面见爹爹，有一事要禀。”员外问道：“何事？”大爷说：“只因三黑并无营生，与其叫他终日牧羊，在外游荡，也学不出好来，何不请个先生教训教训呢？就是孩儿等自幼失学，虽然后来补学一二，遇见为难的账目，还有念不下去的，被人欺哄。如今请个先生，一来教三黑些书籍；二来有为难的字帖，亦可向先生请教；再者三黑学会了，也可以管些出入账目。”员外闻听可管些账目之说，便说：“使得。但是一件，不必请饱学先生，只要比咱们强些的就是了，教个三年两载，认得字就是了。”大爷闻听员外允了，心中大喜，即退出来，便托乡邻延请饱学先生，是必要叫三弟一举成名。

看官，这非是包山故违父命，只因见三弟一表非凡，终成大器，故此专要请一名儒教训，以为将来显亲扬名，光宗耀祖。

闲言少叙。且表众乡邻闻得“包百万”家要请先生，谁不献勤，这个也来说，那个也来荐。谁知大爷非名儒不请。可巧隔村有一宁老先生，此人品行端正，学问渊深，兼有一个古怪脾气，教徒弟有三不教：笨了不教；到馆中只要书童一个，不许闲人出入；十年之内只许先生辞馆，不许东家辞先生。有此三不教，束修不拘多少。故此无人敢请。一日，包山访听明白，急亲身往谒，见面叙礼。包山一见，真是好一位老先生，满面道德，品格端方，即将延请之事说明，并说：“老夫子三样规矩，其二其三，小子俱是敢应的，只是恐三弟笨些，望先生善导为幸。”当下言明，即择日上馆。是日备席延请，递赞敬束修，一切礼仪自不必说。即领了包公，来至书房，拜了圣人，拜了老师。这也是前生缘分，师徒一见，彼此对看，爱慕非常。并派有伴童包兴，与包公同岁，一来伺候书房茶水，二来也叫他学几个字儿。这正是：英才得遇春风入，俊杰来从喜气生。

未审后事如何，下回分晓。

第三回 金龙寺英雄初救难 隐逸村狐狸三报恩

且说当下开馆，节文已毕，宁老先生入了师位，包公呈上《大学》。老师点了句断，教道：“大学之道。”包公便说：“在明明德。”老师道：“我说的是‘大学之道’。”包公说：“是。难道下句不是‘在明明德’么？”老师道：“再说。”包公便道：“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老师闻听，甚为诧异，叫他往下念，依然丝毫不错。然仍不大信，疑是在家中有人教他的，或是听人家念学就了的，尚不在怀。谁知到后来，无论甚么书籍，俱是如此，教上句便会下句，有如温熟书的一般，真是把个老先生喜的乐不可支，自言道：“天下聪明子弟甚多，未有不教而成者，真是生就的神童，天下奇才，将来不可限量。哈哈！不想我宁某教读半世，今在此子身上成名。这正是孟子有云，‘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遂乃给包公起了官印一个“拯”字，取意将来可拯民于水火之中；起字“文正”，取其意“文”与“正”岂不是“政”字么？言其将来理国政必为治世良臣之意。

不觉光阴荏苒，早过了五个年头，包公已长成十四岁，学得满腹经纶，诗文之佳自不必说。先生每每催促递名送考，怎奈那包员外是个勤俭之人，恐怕赴考有许多花费。从中大爷包山不时在员外跟前说道：“叫三黑赴考，若得进一步也是好的。”无奈员外不允，大爷只好向先生说：“三弟年纪太小，恐怕误事，临期反为不美。”于是又过了几年，包公已长成十六岁了。这年又逢小考，先生实在忍耐不住，急向大爷包山说道：“此次你们不送考，我可要替你们送了。”大爷闻听，急又向员外跟前禀说道：“这不过先生要显弄他的本领，莫若叫三黑去这一次；若是不中，先生也就死心塌地了。”大爷说的员外一时心活，就便允了。

大爷见员外已应允许考，心中大喜，急来告知先生。先生当时写了名字报送。即到考期，一切全是大爷张罗。员外毫不介意，大爷却是殷殷盼望。到了揭晓之期，天尚未亮，只听得一阵喧哗，老员外以为必是本县差役前来，不是派差，就是拿车。正在犹疑之际，只见院公进来报喜道：“三公子中了生员了。”员外闻听，倒抽了一口气，说道：“罢了，罢了，我上了先生的当了！这也是家运使然，活该是冤孽，再也躲不开的。”因此一烦，自己藏于密室，连亲友前来致贺他也不见，就是先生，他也不致谢一声。多亏了大爷一切周旋，